

## 新冠疫情觀察—封城(5)

以下是一些相關媒體報導的整理及聯想：

就在鼠年來臨前夕的小年夜（2020年1月23日），武漢市政府在凌晨02:00突然宣布，將在當天上午10:00進行「封城」，所有的巴士、火車、地鐵、船舶、乃至於飛機，都全部停運，打算將全城1100萬人與外界隔離，民眾再也無法搭乘交通工具離開這座城市。隨後，武漢周圍的14個湖北省縣市：鄂州、仙桃、枝江、潛江、黃岡、赤壁、荊門、咸寧、黃石、當陽、恩施、孝感、宜昌、荊州，也跟著相繼宣佈封城。

被外人喻為「東方芝加哥」的武漢，不僅是中國第七大城，因位居華中和長江的交通樞紐地位，自古更有「九省通衢」稱號。據估計，每年春運期間，武漢的人口流動規模就逼近3000萬。從交通管制來看，通往武漢的主要道路就多達20條，還有數不盡的小路。2016年，該城機場接待超過2000萬人次的各國旅客。若將湖北省各大小城市都算進去，整個封鎖區域面積將廣達18萬平方公里，幾乎是五個台灣大。想將如此大規模的城市完全封鎖，其難度可想而知。台灣在2003年SARS盛行期間，也曾將台北市立和平醫院隔離「封院」。但跟這次武漢的全城封鎖相比，都是小巫見大巫。

將這麼大的一個城市封城除了影響人民的生活以外，牽涉的層面必然非常非常的廣泛，當然還要付出極大的代價。所以：封城到底對防疫能發揮多大的作用？與一個城市的運作系統牽連的關係有哪些？封城會造成什麼經濟、社會、心理上的代價？是否值得或反應過度？……等等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

當然，不管我們採取任何一個措施，它必然可以帶來好處，但也一定會有壞處。綜觀各國報導和專家看法，目前多對武漢封城的雷厲風行褒貶各半。持正面看法者認為，這已是沒辦法下的最佳作法，能最快阻斷疫情擴散。然而，持反面論點的人卻提醒，一旦城市陷入停擺，受害最大的，反而是地方上的弱勢團體和欠缺資源的社區，比方住在武漢周邊鄉鎮的留守兒童和高齡族群。

對此，英國諾丁漢大學病毒學教授 Jonathan Ball 提醒，這種嚴厲的隔離措施必須設定時間限制，「而且必須有效溝通，」否則愈到後期，民眾焦慮感升高，配合意願就會大幅降低。

說到溝通，就牽涉到城市治理工作。自從疫情在這兩個月快速爆發，武漢市政府的訊息發佈和防疫措施，便引起各界強烈批評。從批判官僚體系不作為、危機處理能力差、報喜不報憂的官場文化、到一般大眾欠缺防疫觀念（不愛戴口罩）等都有。然而，更麻煩的是隨之而來的「汙名化」。

事實上，比病毒傳播更快的，是各種關於武漢肺炎的負面訊息，讓外界對這座城市產生了短期內無法抹滅的恐懼和排斥心理，甚至可能變成妖魔化的歧視現象。美國耶魯大學公衛專家陳希直言，「在這種特殊時刻，會摧毀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凝聚力。」近來，不僅在中國境內發生「恐鄂」潮，出身或剛離開湖北城市的人不敢說出來，在其他國家甚至發生抵制中國觀光客的現象。事實上病毒才是人類的共同敵人，不幸被病毒感染的人不管是誰都是受害者，而且病毒傳播時並不會因為種族而有差異，排斥或歧視對疫情防治都沒有任何幫助的。所謂的「超級傳播者」（一個人感染了很多人），相信也不會是故意去害人的，多半只是不知道自己已經感染或者自己根本沒有症狀，所謂的「趴趴走」，也不過是正常的活動而已。

由管理的觀點來看，正是因為系統複雜、代價重大，「封城」的措施除中國政府以外，很少其他國家可以做到這麼嚴密的。這次的武漢封城不是理論推導、不是實驗、也不是電腦模擬，這是真實的狀況。除了事先想到的以外，在實施的過程中必定還會出現更多各式各樣沒想到的問題，所以一定要全面的搜集資料累積完整的經驗，這種經驗簡直太寶貴了。新冠病毒的疫情還在進行中，雖然首發國中國大陸的疫情已有減緩的趨勢，可是中國以外的地區則紛紛中鏢，尤其是韓國、伊朗、義大利、美國等明顯愈來愈嚴重，由於各國應對的時機和措施各不相同，封城是好辦法嗎？可是會不會反應過度？封城會造成哪些方面的損失？到底值不值得？封城需要考慮的相關配合措施有哪些？封城的效果如何？除封城以外還有什麼其他的應對方法？這些方法效果如何？……等等，值得學習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待疫情告一段落後，我們正好可以針對各國各種不同的狀況和當時採取的應對方式做一個比較，歸結出比較合理的應對下次新傳染性疫情爆發的方法。

